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莊公上

名同桓公子毋文姜夫人哀姜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季氏私考云即位于先君之年以諸大臣不協故也王氏經世云莊公至

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其不行即位之禮者或自緣國亂倥偬而廢皆非也竊謂經不書公子翬卒意此時尚在子同纔十三歲翬專國政遲疑不立故不書即位爾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曰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在齊念毋也曷爲于其念毋焉貶不與念毋也胡康侯曰嗣君夫人所出也狥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毋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

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按三傳皆不通之論信如左氏公羊是親可絶而不可念也信如康侯是毋可假托以驅逐也夫莊公旣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報殺父之仇又追逐其毋而晏然卽諸侯之位有是理乎且齊夫人所欲適者又令其歸是縱之使淫也當是時姜氏必日思奔齊以逞其慾莊公不能禁出入往來畧無顧忌史臣不敢斥言其惡以羞辱其君故諱言奔而言孫若曰夫人畏指

摘歸咎避之于齊云耳然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誰能信之哉善爲莊公計者于姜氏從喪歸魯之初卽崇宮室以養其身體備珍羞以適其口腹謹問安視寢之禮以潛消其淫佚之思嚴侍衛僕從之人以杜絕其往來之黨則姜氏雖淫亦寧無所顧忌乎柰何莊公旣不能禁其毋爲臣子者又不能啓其君以善後之圖而後世之解春秋者又昧于孫字之義憑其臆說以貽千古不決之疑惜哉

夏單伯逆王姬

季氏私考曰單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

按王姬桓王之女嫁于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夫天子至尊禮無敵體故王姬下嫁則諸侯躬詣京師親逆天子畀館命同姓之尊者與行賓主之禮或諸侯有故不

可越疆而王許人代則使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此禮之權而不失乎經者也魯非圻內諸侯公年纔十四而命之為王則褻尊矣襄公憑魯之遣逆而不至京師則無王矣魯莊不自行而單伯代往則妨命矣夫桓公欲援紀卻齊則為紀通婚姻莊公欲為毋親齊則為襄逆王姬是以天朝之大典為巳私交之資也罪孰大于此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按公羊氏云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穀梁氏云

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胡康侯曰有三年之喪天王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王氏經世曰齊强魯弱桓公如齊不返魯不能讐猶懼其包藏禍心如楚公子圍以衆逆之事故築于外耳噫此皆未知莊公不得已之心者也蓋王姬侯女等級懸絕相見有禮姜氏孫齊之後此時必已在國彼自愧私奔醜穢難施面目則不敢見姦淫驕恣必懷嫉妬則不欲見故

莊公從毋命築館于外以自掩飾耳然自秋徂冬不聞齊襄來逆竟書王姬歸齊蔑視天朝之尊輕廢倡隨之義已預卜夫婦之不終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按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迺公弑兄篡立未甞入朝受命天討不正聘禮旂加今復追錫于死後何恩寵之濫耶此必畢僞

忘仇逆婚爲魯諸臣所切齒故徼求寵命見周天子爲王姬之故慰勞莊公併及其先人以自飾其罪耳桓公有知豈以是爲榮耶

王姬歸于齊

按天朝列國之宗婚姻人道之始齊諸兒瀆倫亂紀致殺魯桓此王法之所不容人心之所共憤即士庶之家少知義禮者必不忍以女妻矣莊王乃不正之以法而以王姬歸之豈謂齊强足以翼衛王室耶何其闇也先儒謂書逆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吾以爲病莊王耳

齊師遷紀郱鄑郚

季氏私考曰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黃之盟何益哉

二年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慶父即共仲莊公庶兄也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而即受卿爵掌兵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

也覬覦之端肇于此矣於餘丘南界邾瑕慶父以其與邾通故伐之夫魯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仲遂兩世擅兵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仲叔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按外夫人卒不志此何以志我主之故比之内女也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是服娣妹之服也周禮有爲王后齊衰不杖期之文未聞有主昏王女之服莊公昧禮甚矣抑吾于是重有感焉夫王姬下嫁國有好儀齊之幸亦魯之幸也踰年而卒自是禚之會祝丘之享無虛歲矣豈天厭諸兒之惡欲亂人國故使王姬之蚤世耶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按禚齊地元年書孫爲莊公諱也今姜氏乘王姬甫卒不遵夫死從子之禮擅自往會略無顧忌此莊公不善防閑之罪也可復書孫以稔其

惡乎善哉趙匡氏之言曰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此足以防閑之矣雖然夫人挾淫佚之性諸兒憑强大之威藉令長君嗣位少乏剛斷或不能制況莊公纔年十五可過責之哉上無作福作威之明辟下無托孤寄命之忠臣此莊公之不幸也

乙酉宋公馮卒

子捷嗣是爲閔公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按是時齊方强盛魯諸臣如單伯以逆王姬諸婿公子溺以納朔助師前後左右無非君黨也莊公幼冲又制于毋氏知其無能爲矣說者乃謂莊公遣溺會伐而不念其仇何責過太甚哉又謂魯大夫多與齊仇則當會禚之時何無一人相諍以沮姜氏之行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按史記載桓王子莊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季氏私考以春秋不志莊僖

二王之崩必皆未立而卒特以惠王祖父之故而追稱爲王者也故直以惠王繼桓王之世箸是則二十載之間曆數當屬之誰卽尹氏專權以待嗣君之長不應若事之久稽而天下人心何以不搖動耶夫天子七月而葬王崩至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若是緩耶公穀以爲改葬則經何不明書況是時諸侯無王同軌畢至之禮尚不能行于初喪七月之期況改葬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按季紀侯弟也于國祚垂亡之際委曲圖存冀延宗祀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何異蓋其兄弟之間處心積慮知有今日久矣向之所以遷延未舉者徒以魯足恃耳桓公不能自庇其身莊公不能防閑其毋何有于紀乎于是以酅入齊請存五祀故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宗廟血食叔姬歸酅季之力也春秋書此蓋稱季之賢而歎魯之有負于紀侯兄弟耳

冬公次于滑

季氏私考曰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

則杞在魯東北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杞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爲紀謀邪況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蓋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鄭玄儀禮註云饗謂亨太牢以飲賓是飲酒

大禮也又曰諸侯受賔聘享皆在大廟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則享是祭獻之禮與饗不同今齊襄至魯地姜氏欲與燕燕䁏必不用享禮當爲饗字之誤耳夫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宴會款洽之禮乎禚猶外地祝丘則內地矣燕饗而莊公不與聞其懦弱無爲一至此哉

三月紀伯姬卒

按禮諸侯絶旁朞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蓋變恩成

于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矣伯姬惠公之女隱公元年履繻所逆者也婚姻之國實有唇齒輔車之勢焉桓公庇之而不終莊公畏齊而不救紀亡而伯姬與之俱亡春秋感慨之意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桓公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則子儀在位四年不可謂非君故蘇轍以鄭伯爲子儀是時突尚居櫟未與盟會况黨魯援紀者突也齊旣滅紀鄭仇未釋焉肯與之相會乎意

齊襄自多其滅紀之功故會子儀以張大之且使厲公聞而愧懼耳

紀侯大去其國

按紀侯自知力弱不能抗齊苟死守不去則必至于毀宗廟屠人民故使季奉酅入齊請後五廟則人民雖失宗社猶存大去者慷慨無所顧戀之意與國滅身死及不死社稷而狼狽奔竄者大不侔矣左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季紀後書大去其國知不能下之心事則可想見大去之胷次矣但其去國不知所往故卒亦不書

胡康侯謂不與其去而不存非也至于公羊復讐之說則無稽害教矣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按齊襄戕殺魯君陵滅紀國罪固不容誅矣至于夫人在殯而葬之亦不可不謂之禮而罪其爲詐藉令置之不葬又何以罪之乎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伯姬遊以復綸則不得正其始葬以齊襄則不得正其終所遭亦甚厄矣此春秋之所深悲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按莊公年方弱冠即猗嗟之詩所稱乃善于騎射者也襄公淫縱無道不愜魯情故選國人以從公狩說其志也且狩于禚見禚爲會獵之地前此二年之會亦非無事者耳將誰欺乎劉原父曰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若夫志親釋怨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按正義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故稱齊師如

者往其軍內不行會享之禮羞恥之心亡矣哉

驅之詩所刺其在茲乎

秋郳黎來來朝

按郳曹姓黎來名也上世出于邾國以其近宋

爲宋所侵故朝魯以求庇僖七年齊桓爲請于

王進命爲小邾子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不敢

貳焉書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季氏私考曰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

以微者往而魯莊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

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眞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按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夫黔牟之立出于職洩擅權朔嗣位四年未嘗得罪于天子其出奔在齊安見其不當納耶況王人無一旅之衆非師帥之任又無天子之命而擅自稱兵敵四國無王命而伐人國者

加一等矣此必係職洩之黨也孔子論天下無道權柄下移自諸侯之僭以及庶人之議有以哉先儒乃謂春秋王旅之出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故王人之微而稱字尊王命也審是則是乾剛再振之會乃春秋所樂與者何以不書王命耶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按朔譖殺惠子之事踪跡隱晦罪狀不露宣公無世子以世次嗣位者四年不可謂非君故出入皆稱衛侯朔見義之未絕也義既未絕又有

四國之助二公子誰能拒之故曰入易詞也但左氏謂朔殺公子職洩而春秋不書恐未必然

秋公至自伐衛

按先儒謂四國伐衛爲逆王命則納朔不可以言功況莊公年踰弱冠豈不知父死之故乃黨不共戴天之仇伐水木本源之國歸而飮至果何以爲心也豈其恃射御之巧而以善承舅命爲幸耶則昬闇極矣春秋書至甚貶之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按俘者虜其軍實也四國伐衛皆微者往公獨親詣齊襄之命也蓋齊襄見莊公少而好勇故伐則專命俘則來歸皆所以驕其志結其心冀得以文巳之過耳觀左氏云文姜請之其詐可知矣春秋書此豈特以結正諸侯之罪蓋憫莊公之以弱而受詐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左傳曰齊志也蓋蔑視莊公不啻孩孺矣先儒謂魯臣俱與齊仇果爾則齊襄雖强姜氏雖淫即不畏莊公寧獨無可

畏之臣子耶亦魯之臣子無仇齊之志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按恒星經星也二十八宿環列四方乃日月交會之次舍恒星不見失其次舍矣星爲少陽日之餘也隕如雨奔流衆多也餘者剥太陽之虧也周天子日也衆建諸侯以蕃屏周恒星也百官萬民衆星也此周家王氣將終諸姬衰弱五伯將興億庶崩離之兆大變也張洽氏乃云伯統方作之祥謬矣

秋大水無麥苗

按日星陽也水陰也周之夏月建在卯辰巳六陽方盛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陰欲乘陽故陽氣衰微而剝落也周之秋首乃建午之月其卦爲姤陰氣方長而即盛故大水五月麥將成禾始苗之候無者俱爲大水所漂沒麥無實禾無根也天災之大民命將何倚耶然此亦據魯而言他國未必盡然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一歲兩會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

治兵

按諸家有謂陳蔡欲伐魯故待之者有謂取郕爲魯志者皆億度之辭蓋齊欲取郕約與三國共伐而推魯主兵魯莊善射好勇又惑于衛俘之利故先出師于郎以待陳蔡陳蔡既至于是合三國之師列其行伍整其器械嚴其號令以俟齊師之至故治兵說者謂久而不至則暴師露衆必有失位離次潰散逃亡之虞故治之夫陳蔡素服齊約束豈有令之不從待之不至者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按師字承上治兵說三國之師也齊師旣至于是合兵從齊耳蓋及有二義大國及小國兼與之義也小國及大國追從之義也是時齊欲取郕糾約三國以從事齊主而魯陳蔡爲輔故郕亦降于齊師耳夫暴師露衆羸糧景從功成而不與歷三時而後還魯莊亦愚哉故書次書及書還皆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按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不稱公孫而以

國氏見僖公寵弟而私及其子以基亂本也左氏載彭生之事雖似怪誕然幽明報復之理宜亦有之至于徒人費忘怨以扞君石之紛如闘死于階下孟陽居牀以代死三人者可謂有義士之風矣魯史輕節義遂沒其事孔子亦仍舊史不書若曰以其微而畧之豈聖人之心哉胡康侯謂皆便嬖私暱逢君之惡者則苛矣噫小人逢君求寵其身也乃不惜其身之死耶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按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之辭也蓋

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不稱君者巳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然無知者雖齊襄之逆賊實魯莊之忠臣襄不弒則無天知不殺則無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眞可畏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按莊公制于其毋不敢抗虎狠之舅氏故坐視淫亂莫可誰何襄公之殺實天以無知賜莊公也公于是時縱不能乘機致討斲棺暴屍以洩其忿亦當立綱陳紀爲齊家治國之計庶可慰先靈于地下乃以德報怨輕身與大夫盟即使

謀于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然且不可況糾弟也小白兄也糾與白孰賢也輔次舍賢其謂之何故糾之殺公殺之也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按糾白皆僖公庶子諸兒之弟書法于糾曰納于小白曰入難易何若斯之異也大抵白長而且賢國人素所想望即夷吾亦必心藏之矣況鮑叔與夷仲深相結焉知兩人不預有約哉且高國在内叔牙在外三人者必謀慮萬全謂魯大可援莒小難恃入國稍遲則必先納子糾後

將噬臍矣于是遣大夫迎糾于魯故與莊公會盟議伐以緩納糾之師比魯師未至則小白已先入即有乾時之役是我為主而魯為客曲直自辨勞逸已分不待戰而勝負决矣觀叔牙之請仲夷吾之請因堂阜方稅相權即歸非謀之預定者耶子路乃責仲以不死又惡知豪傑之所為也非聖人孰能諒之胡康侯云管仲相桓為徙義召忽死糾為傷勇諒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按襄公卒巳九月因國亂故愆期未葬然襄公

魯之深仇而魯師在郊糾白方競危不得葬故遂以小白爲葬王而襄事則承祧繼統無容再議一舉兩得矣此鮑叔定國之謀雖于倥偬擾攘之際而其識大體如此其卒能輔桓成伯也宜哉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按莊公忘仇納嗣遺恨千載且糾本不當立白又先入齊事不可爲矣乾時之戰何爲哉徒自取喪師之辱耳胡康侯乃謂與仇戰雖敗亦榮夫敵怨不及其身而謂與仇戰無名喪師而謂

敗亦榮迂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易辭也千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按子糾才弱志不及國魯莊欲自以爲功故納以致其殺耳竊謂魯莊納糾有四罪忘仇德怨一輔邪奸正二事定復戰三既納復殺四故十二公之行事大都有忝厥祖而其昏闇孱懦之甚尤莫過于莊公也若召忽者材術雖疏死節

可錄說者以不擇所從見貶不亦過乎

冬浚洙

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而重勞民力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按齊強魯弱勢本非敵乾時之役復以輕動受挫取殺子糾奉命恐後是時齊人目中已無魯矣至提兵壓境彼豈徒爲揚威耀武計哉直欲

蹂躪糜爛以報納糾之怨耶曾如兀上肉耳幸
曹劌善謀制勝却敵士氣稍振國勢少張魯之
所以不即削弱未必非此舉也說者動借口于
詐戰曰敗之言而加貶焉何其迂哉

二月公侵宋

按潛師掠地曰侵時魯與齊仇宋與齊合故有
此舉夫莊公素受辱于齊曩隱忍不報長勺一
戰眉目稍張正宜綢繆牖戶親睦鄰邦以爲善
後計況宋閔以莊二年嗣位未嘗有隙于魯徒
爲齊故乘勝以侵其疆是滋怒于齊而樹敵于

宋也豈謀國之道哉

三月宋人遷宿

按宿小國介于宋魯之間者公之伐宋自沂取道于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于魯故遷之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按齊素輕魯長勺之敗心懷忿恥公又侵其與國則其怨滋深故郎與宋連師壓境冀雪恥也但小白入未兩年不撫輯其人民而數驅之于鋒鏑其再敗宜矣乃管夷吾負天下之望胡不

與桓公一譚根本計輙窮兵黷武哉此其不免于器小之譏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楚芊姓顓頊之後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以子爵居丹陽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通卒子熊貲嗣是爲文王荆者楚之本號後至成王頵始改號稱楚夫爲國以禮禮以別嫌明微蔡哀公不賔于息嬀息侯怒告楚故楚伐之實憑陵中夏之始也莘蔡地獻舞出降甘心臣虜漢陽諸姬垂首喪

氣矣春秋書此罪獻舞之不能死守社稷桓公之托國非人也至于楚人猾夏之罪不待言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按譚子爵國左傳謂齊侯之出過譚不禮則莒在齊東南譚在齊西界非所由之道入齊不賀亦無可據大抵齊桓欲伯中國譚與宋衛諸國隣近將立威于譚以聲勢震懾中夏耳然立國之始不修德禮以輯睦與國而勞民動衆虐小侮弱識者已知無遠大之圖矣書滅惡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按宋與齊爲黨乘丘之敗齊固不能釋恨于魯但方欲譚立威將圖會盟中原故遣宋人侵魯且防魯之躡其後也鄑魯地

秋宋大水

按水陰也宋屢興師助齊侵魯民疲于征役愁鬱干和淫雨爲潦所以有大水之災也魯莊數敗宋師災則遣吊雖意未必誠亦可謂知禮矣

冬王姬歸于齊

按王姬乃桓王之季女伯歸齊襄季歸齊桓皆

不書親迎說者謂得禮不書夫婚姻人道之始親逆所以別嫌明微也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可以常事例之乎蓋王室寖衰齊方強盛莊王既欲結之以資捍衛魯事齊素謹近有長勺乘丘之隙心懷危懼急修舊好必爲之謀主而欲速成其事故不待桓公親逆以歸之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按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始歸酅以奉宗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故其歸酅

卒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後世若夏侯令之妻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按勇而無禮義者必亂惟恩信庶可以羈絡之萬力士也魯莊擒置宮中處數月而不敢逞亦以魯莊好勇而能制伏之也宋閔懦弱無能既爲萬所蔑視而魯囚之靳挾婦之博又滋其毒而長其傲則其忿激爲亂也誰能禁哉故萬雖

罪不勝誅宋閔亦其自取仇牧義而無勇如螳
螂怒臂以當車轍必無幸矣華督身為弒逆之
倡交有餘辜豈可同日語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御說宋之賢公子也嫻於辭命有宜君恤民
之譽當其避難奔亳以蕭大夫羣公子擁立為
君始而獲萬皆奔有先聲奪人之威既而請賂
萬獲得聲罪討賊之義春秋宜書曰公子御說
自亳入宋南宮萬奔陳賂陳人殺之庶足以彰
御說之賢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

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史記稱楚文王虜蔡侯以歸留九年死于楚

自十年到今纔三年耳在會者豈世子當國者

耶宋桓公御說繼弒君而立亦出于羣公子之

手蓋危疑未定也陳宣公杵臼雖曰統承莊公

而躍林兄弟相繼亦謀殺厲公而擅立者豈得

國之正若邾儀父尤小國之君總皆所謂微者

故春秋皆人之胡傳以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

相推戴故稱人以誅始亂則桓公又始亂之始

者也乃云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權猶之處盜
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理法哉況孔子以正許
桓公而大其一匡九合之績乃于其始會而即
訾議之必不然矣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季氏私考曰遂子爵國北近齊而南界于魯其
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是時齊桓
創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之亦
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爲名耳不然則管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

宗廟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按杜元凱云柯齊之阿邑阿即今之東阿也在魯北境是時齊桓圖伯北杏之會中原大國一無與者況魯尤姬姓望國非得魯不足以取信于諸侯而納糾之舉長勺之勝齊實不能無疑畏于魯故至鄰壤以求會而莊公遂驩然就會焉其所盟者必兩相要約之意齊欲魯不沮撓伯事魯欲齊釋怨長勺自柯一會而諸國之信

齊從此始矣魯不有大造于齊哉夫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襄公之仇固不當報之于小白然父死母孫而含羞忍恥以入其境忘仇德怨以助其伯莊公于是無人心矣胡康侯乃云釋怨而平故皆書爵何其悖哉若公羊氏載曹沫刼盟之事似不足信蓋汶陽之田取于戰鞌之後郎此可証其誣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按宋爵上公常在齊上一旦齊桓創伯其心本

必相下況以宋桓之賢必欲以禮義修睦與國
者齊桓首會北杏雖不知稟命尊王寧不以恤
小自任而口血未乾殄滅遂國又何足以服宋
桓之心而禁其背會乎當是時縱不能自咎亦
修文告以來之可也而連師往伐之何强暴哉
至于會不待徵發而徑帥師往會畏懼甚矣胡
傳乃謂齊以制用兵賦民薄而會伐者無貶謬
矣

秋七月荆人入蔡

按蔡者楚入中國之要道不得蔡則不能長驅

中原故荆之以獻舞歸爲服蔡也是時北杏之會蔡巳從齊但齊桓霸業初基威勢未盛故楚恃其强復入蔡此其憑陵中國之本心也豈專爲息嬀故哉始焉聽蔡侯以滅息而取偽既又因息嬀不言而伐蔡蠻夷滛暴不足深責若齊桓之不救援兩國亦時未可動故持重有待耳或責其不卽圖楚亦書生之見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按齊桓以宋背約致伐則主會者齊而書單伯何也葢齊尊統陳曹二國伐宋曾不待徵發單

伯帥師往會冀得桓公之懽心耳比至則宋巳服而無所効力于是出賦以供會所謂以有事爲榮者耶春秋蓋譏單伯無故而勞民傷財也

鄄衛地夫衛朔入國不與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來會則齊之伯畧巳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按齊桓創伯專以尊周爲名然自入國以來未聞有朝周之舉豈管鮑諸人未之講耶巳不修覲禮又何以責諸侯之無王況恤小事大伯業

要務而滅譚滅遂何其忍耶宜諸侯之未孚而屢背也乃又不知自反而數數于會盟之事何哉然觀此會則去冬之會必出于單伯之意可知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按說者謂莊公不赴鄄之會恐齊見讓故文姜如齊以解之非也齊桓欲覇則會盟諸國必先有號令期約春會于鄄而魯莊不與必不相期耳蓋莊公爲人懦弱父仇不報齊桓固素輕之納糾之舉長勺之戰又深結怨于齊故與四國

會而獨郤之耳且姜氏齊之所深絶者也自桓
公立國以來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豈能挽回
桓公之意耶故自此不復如齊而再如莒蓋爲
齊桓所痛絶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季氏私考曰郳魯附庸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
而魯猶懷疑故齊桓聯宋爭郳以脅魯尊宋主
兵結其心也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郳爲小
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覇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按桓十四年冬左傳載宋人伐鄭焚渠門及大逵報宋之戰也鄭厲公處櫟二十年心豈忘之故一旦復國遽與修怨之師是忘宋舊恩而背齊新約也三國有辭于伐矣說者見後鄭詹之執謂主侵者必鄭詹吾謂鄭突譎詐強暴雖無詹亦不免於侵耳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既負宋恩又背盟侵宋故齊衛助宋

伐之宋實主兵故序齊上與伐郳不同例也然中國諸侯惟宋為大宋與齊為一而所資于伯業多矣

秋荆伐鄭

按是時齊方圖伯楚亦駸強陳蔡鄭許皆隣近於楚鄭尤南北要樞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爭者也鄭突狡猾輕剽中國諸侯不善為羈縻而屢加侵伐是速其外逸之心也楚於是窺隙乘弊而繼伐之豈不思得鄭以開憑陵中夏之門

耶故自此夷夏交爭無有寧歲雖起于鄭突之背華即夷實中國失策自貽其戚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會者公會也夫齊桓屢會皆不盟此何以盟同而後盟也何謂同以魯爲王也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魯爲姬姓宗國齊侯創伯必得魯始足以取重于諸侯而尊王義舉魯亦不可不與故北杏之會兩鄄之會魯皆不與則不惟齊之伯業未隆而魯亦爲缺典所以會皆不盟詞之

會雖齊魯兩國亦盟見齊之以魯為重矣然列
國不在故但可言盟而不可以言同今齊會七
國而魯亦與焉則天下邦君不必盡在而伯王
宗國合而為一人心咸萃于斯矣書曰同盟固
所以美齊桓伯業之盛亦見齊之成伯有籍於
魯也不書公者仍舊史也故公羊傳原有公字
先儒有謂魯先叛盟而惡失信者有謂公不親
往而遣微者有謂忘父會仇而諱者俱未得聖
人之旨滑姬姓伯爵國在東都王城內幽宋地

郳子克卒

按郲本小國稱子進之也以其附齊而尊王室故齊桓請于王以爲諸侯也克卒子瑣嗣是年距隱公元年二十五年則克當盟蔑時年尚幼其爲儀父以卿稱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按左傳杜註云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大臣詣齊見執夫齊桓創伯以來屢書盟會諸侯未聞諸侯之朝齊也何獨督過于鄭且齊桓徒以尊周爲名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嘗修覲君之禮已不朝周又何以責鄭之不朝已耶季氏

私考以侵宋起於鄭詹故執之則何不聲其罪而顯然執於伐鄭之時直待其請見而掩執于既盟之後又非所以令諸侯矣此必鄭突譎詐有意通楚陰遣詹入齊窺覘虛實而爲彊吏所執故稱人不然卽以不朝而執侵宋而執亦未爲失遽貶而人之豈聖人恕以待人之道哉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

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言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讐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按詹之被執如以不朝故則齊終不能加誅戮于詹如以侵宋故則鄭已行成而與盟會矣又何以逃爲必以陰伺窺釁而見執則其罪有不可量者耳書曰逃則詹之奸猾守吏之疎虞可見矣曰逃來罪魯不當叛齊爲逋逃主也齊自

此治會而不治鄭以沮撓伯事者在會也

冬多麋

按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多則害稼害稼則及人故書此以記異亦禹驅虵龍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按濟西濟水之西其地東界于魯北界于齊南

界于曹戎在其南而隣于魯即隱桓時所與盟者夫以師躡其後曰追令不聞戎入我內地而何以追且追而直臨戎境耶隱桓不當盟而盟莊公不當追而追春秋書此譏無事而窮兵黷武也公羊乃云大其未至而豫禦之豈先王從綏不及逐奔不遠之法哉

秋有蜮

按蜮名短狐含沙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故書有孔氏謂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蜮以此爲公將取齊女

之象則鑿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公子結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魯與陳未聞有婚姻之約何以爲媵此必結之族女嫁于陳而結私往媵者鄄衛地適陳所經之道結于鄄偶聞齊宋之謀當是時宜權設犒師如弦高之于秦以沮其行一面星馳報國使知禦備而自

往陳終媵婦之事則既不失禮于陳而於國亦有濟乃去其媵事遽自擅盟又不歸告于君是非君命而越境一罪也隱匿軍情稽悮國事二罪也以大夫而擅與諸侯盟三罪也取侮于齊宋失信于陳人致三國交兵侵我西鄙四罪也何其疎哉故書曰媵陳人之婦著私交也曰遂與盟著專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張洽氏曰爲國君之毋非父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

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按齊合宋來伐爲納鄭詹故是其本謀陳人爲結失滕故亦與焉則公子結匿謀誤國之罪莊公納亡啓釁之尤均著之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按天火曰災大者宗廟廄庫皆盡也齊桓創伯以來覲禮不修屢滅小國孰與國之大夫而非其罪伐宗國之邊鄙而不知恤楚人陵中夏而

弗較子頹逐惠王而不問此天災所以示警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按周有子頹之亂齊爲伯主若罔聞知鄭伯虢叔胥命討亂殺子頹而齊亦不預安所稱尊周以定伯業哉徐戎之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說者乃云戎在魯西南爲患及其未熾而圖之爲伯事所宜先謬哉

春秋翼附卷之三 終